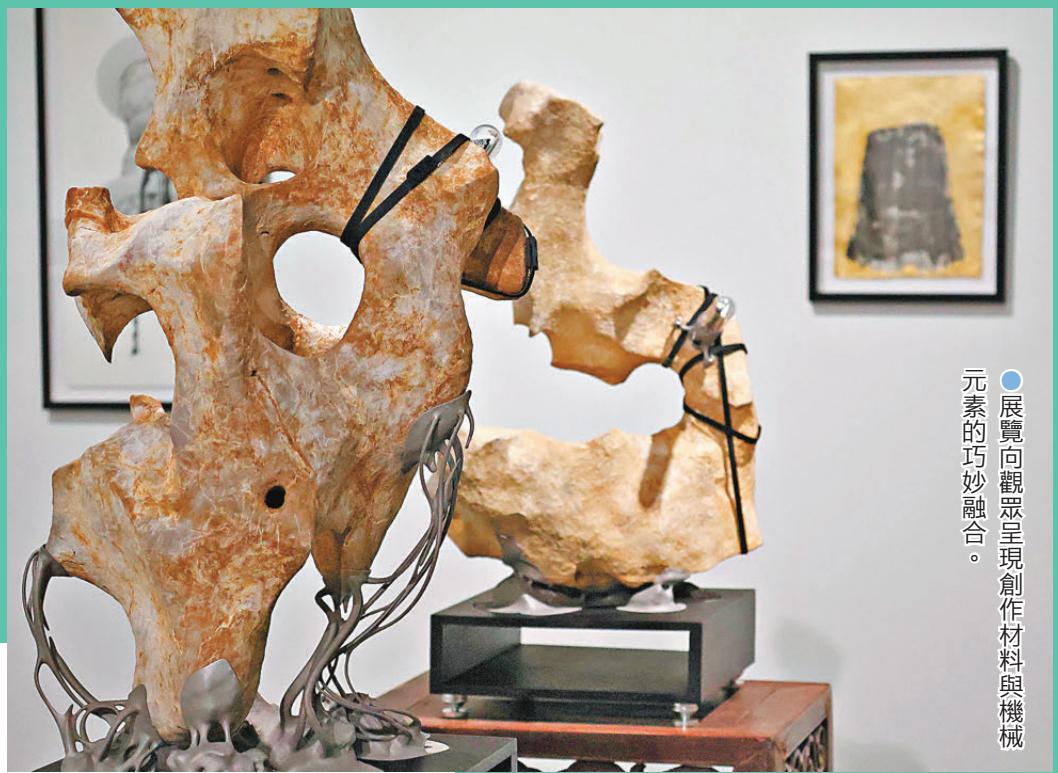


●Tobias Klein光柵印刷作品《Mnemonic Landscape》



當科技滲透生活及藝術創作，人們對「自然」一詞的解釋是否會逐步產生變化？漢雅軒請來 Tobias Klein、Peter Nelson、Alvaro Cassinelli 三位居港藝術家，透過展覽「形態之韻」向觀眾呈現創作材料與機械元素的巧妙融合，引導大家揣摩科技時代中不斷演化的藝術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

●元素的巧妙融合。

「形態之韻」透視水墨與岩石之韻

人類審美指引機械創作



●Peter的部分畫作靈感源於科幻文學和恐怖文學。



●Tobias Klein (右)與Alvaro Cassinelli令石頭發出「自然之聲」。



●Peter Nelson《Orchids》

藝術家 Peter Nelson 此次呈現多件繪畫作品及黃銅雕刻品。現場的石雕和不銹鋼 3D 打印支架則主要由 Tobias Klein 打造；作為共創者，Alvaro Cassinelli 設計了電子元件部分，喚醒石頭的「自然之聲」。

Peter 現時是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副教授，他與 Tobias 已認識約 9 年，因他曾在 Tobias 任職的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讀博士課程。

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分享道，自己起初主要研究繪畫，持續了約 20 年之久；現在則更專注於圖形技術。此次展出的作品便是他自 9 年前開始打造的。

用繪畫機實現怪誕想法

Peter 也曾學習許多與中國傳統繪畫有關的內容，並樂在其中。但他特意沒有學習太多技法，以保留自己畫技的隨意感和自由度。

2019 年左右，他購入了繪畫機。「我當時已經做了一段時間的動畫和 3D 打印，所以接觸過很多與電腦圖形有關的創作。」起初，繪畫機的作品幾乎就是 Peter 手繪畫作的複印件，「但我逐漸意識到可以將這種差異再拉開一些，讓那些作品變為我想像的、有點怪異的模樣。」他分享，自己會先在房間內打草稿，在確定想法後，便會給畫作拍照、傳入電腦，然後利用 3D 建模工具做試驗，之後再通過繪圖機將電腦圖形呈現於紙面。「當你手繪時，房間裏就只有你和畫筆。有了這台機器，你就要思考如何通過電腦模擬幾何形狀，並將其轉換為 G 代碼（屬數控編程語言），思維方式完全不同。」

Peter 的部分畫作靈感源於科幻文學和恐怖文學，他也會創作與畫作相關的故事，並打造出類似書籍或屏風的蝕刻銅板。

Tobias 多年來一直研究傳統材料，如木材、玻璃、陶瓷、金屬。大約在 2022 年，他將目光投向岩石。他選用的部分岩石便來自廣東省英德市的假石山材料。

建築學出身的 Tobias 表示，3D 打印支架沒有破壞岩石的任何部分，只是與岩石契合。這種設計令岩石有種懸空的效果。

以德文命名的系列作品《Kunst.Werk.Stein.Schlag》採用的主要是太湖石——原產於蘇州洞庭山太湖水中的岩石。其奇特外觀與長年受水衝擊和侵蝕有關。部分太湖石甚至還有類似陶瓷的聲響，這也是 Tobias 和 Alvaro 將岩石轉為樂器的靈感來源。

除岩石外，Tobias 還將其拍攝的香港野外風景轉為光柵印刷系列《Mnemonic Landscape》。當人們湊近

看，會產生暈眩感，亦會潛意識地感受到畫面中隱藏的危險性和未知性。

自然是萬物，亦是虛無

Tobias 和 Alvaro 共同參與的《Sternwerk》由心臟狀鐵隕石、定製電子元件、CPU 散熱器組成，可將空氣凝結為水滴。擁有物理學背景的 Alvaro 分享，他喜歡在研究材料的同時讓材料「說話」，以增強敘事。「這塊石頭是自然侵蝕而成的，帶有一些曲線和人類無法真正把握的時間尺度。它原本藏匿於大自然中，後來被藝術家發現，現在被延續原有的美學和行為。這個過程似乎永遠不會結束。」他表示，技術也對世界有着相同的做法，亦在催逼着世界重塑；人們更是不停在改變和修正。作品也集合了技術荒誕的一面，「作品存在目標，但這種目標在宇宙的時間刻度中又是完全蒼白的。」

技術的飛速發展如何影響了人們對自然之美的珍視？在 Peter 看來，技術和自然有時是交錯的。他點明，大多時候，人類生活所基於的技術會影響人們對「自然」這一概念的理解。「現在的

自然可以指代外部世界，

可以代表我們想要拍攝的

美好事物、想要帶

回家的一小塊物件。

但同時，自然也指代

了整個宇宙；因此它

是萬物，也是虛

無。」

他亦引用了一句話：

「無論當前時代的技術是

什麼，它都會成為語言表達

中的隱喻，亦會影響我們思

考的方式。」正如 19 世紀的

人們會用「蒸汽機」形容自

己需要發洩壓力。而在 20 世

紀後半葉，人

們使用與電

腦相關的

「重啟」

一詞表達自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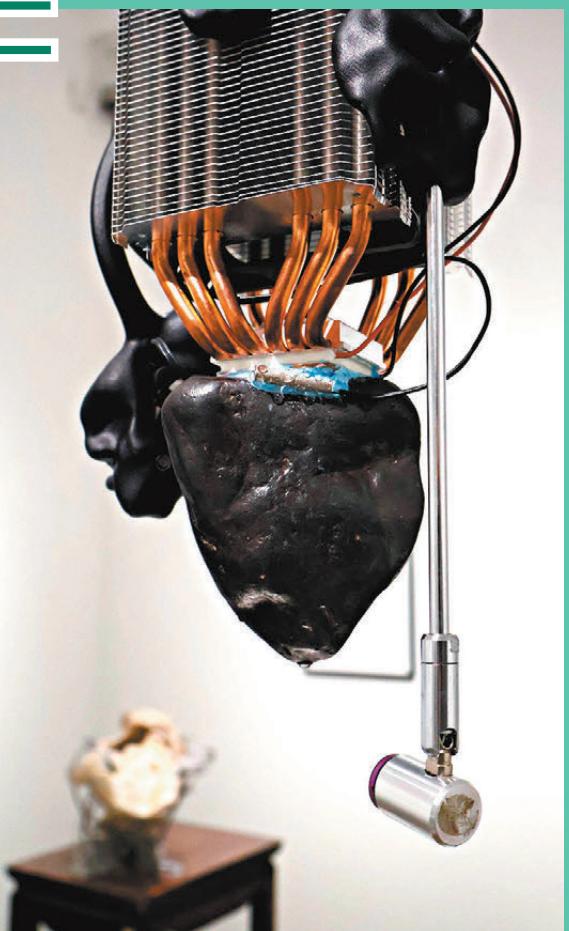
需要休

整的願

望。



●Tobias Klein《Cloud Rock IX》



●《Sternwerk》包含一塊心臟狀鐵隕石。

人類藝術存在魔法

技術的持續發展是否為更多人創造了成為創作者的機會？Tobias 認為不然。

他曾參與一次討論，被問及如今每個人都可以用 AI 創作，他是否會有危機感。「小組裏有六個人，包括一名律師和一位金融工作者。我說我面臨的問題應該比你們少，因為我可以輕易用 AI 取代你們的工作。雖然很多人都會簡單地塗畫，但能被認定為藝術家的卻是少數，因為他們投入了額外的東西，這含有一點能夠被人類判定的小魔法。」

他表示，「正如早期一些人認為攝影會取代部分畫家，可如今仍有很多畫家。從經濟角度講，一幅畫有時仍比一張相片貴，所以我不擔心技術會發展為人類創造力的對手。」

巫衛東畫作展現中原氣韻 傳遞西北大地的壯美與深沉

他是中原大地的赤子，更是西北藝術的耕耘者。扎根西北五十餘載，以黃河為紐帶，他將西北的蒼茫與中原的厚重熔鑄於筆端，創作出自具絲路風骨又含中原氣韻的佳作。他是蘭州畫院院長巫衛東，生於黃河故道的河南滑縣，已將中原神韻與西北風骨植根於其藝術血脉之中。

「古道放歌——巫衛東畫展」早前先後在鄭州美術館、開封美術館、洛陽美術館進行巡展，共展出巫衛東的 150 餘幅中國畫人物和山水畫作品。「回到河南舉辦個展，恰似完成一場宿命般的輪迴。離家 50 多年後，我回到家鄉河南舉辦畫展，歸來自己依然是少年。」巫衛東說。

深受土地滋養

巫衛東的父親曾參加抗美援朝，當年回國就隨兵團「支援」大西北。4 歲那年，巫衛東跟隨母親和姐姐西遷，與父親團聚，並在父親工作單位的農場上了 5 年小學。祁連山的雪線、河西走廊的戈壁、敦煌壁畫的斑駁，還有大漠的長河，像一把刻刀，將這片土地的粗獷與詩意深深鐫刻在巫衛東的靈魂裏。「老家的奶奶會一手剪紙絕活，聞名遠近村鎮。我自小就愛畫畫，想來是有祖孫傳承的。」巫衛東回憶說，「記得高中時，我每次放學路過農場俱樂部，看到有畫工在室外

畫電影海報，都會停下自行車癡迷地觀看好半天。當時我就在內心生出志氣，決定長大後一定要當畫家。」數年後，巫衛東從西北師大美術學院畢業參加工作，竟然在這家俱樂部幹了五年，成為他心底的溫暖回憶。

「繪畫對我是永恒的初心和追求，工作最初的十幾年一直畫油畫，也刻過版畫，後來去多處研修學習，重點方向就改為水墨人物畫了。杜滋齡先生、馮遠先生、楊曉陽先生、陳鈺銘先生都是我的老師。」巫衛東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，「到蘭州畫院工作後，畫畫就成了職業。」巫衛東常年行走於大漠長河、雪域雄關之間，以寫生為徑，將自然風骨與人文精神熔鑄於一爐，下筆於畫作之中。

巫衛東認為，畫人物，如果不畫真實的、活生生的人物，就不能抓住人物準確的動態、神態。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主任、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說：「巫衛東的水墨人物在發揮筆觸美的基礎上，用富於黑白灰交錯的墨色刻畫人物，筆墨靈動，形體感強，形象壯實而秀麗，反映了作者出色的造型技巧和文化修養。」

藝術當隨時代「思變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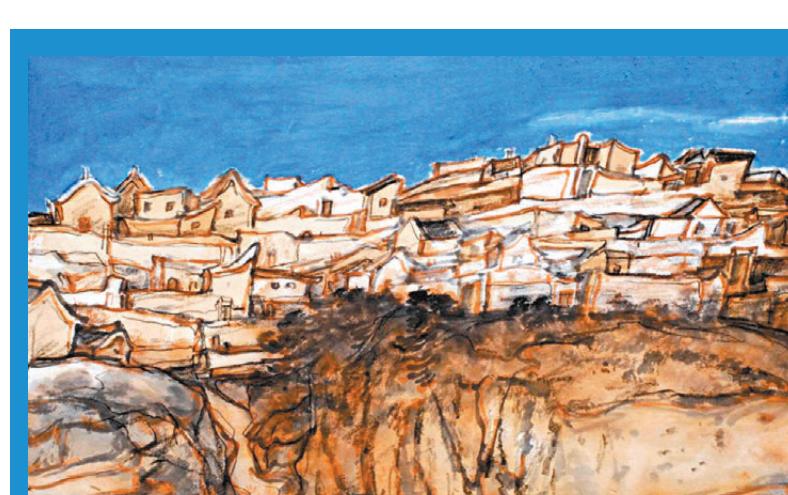
「今天的中國水墨畫，大家都在求變，好像都在質疑自己的過去。」巫衛東說，自媒體時代的來臨，或多或少起了作用。「我同

樣在不斷質疑着過去的每一幅作品，沒有太多的理論支撐和技術含量，表達的只是那一刻的心境。導師總在教導我們『一人一品』，我覺得這個『品』就是畫家呈現給社會的『內心景觀』，那是畫家用靈魂書寫的音符。」

巫衛東認為，藝術當隨時代。中國的官辦畫院及畫家們在當代文化語境下「思變」是一定的。如何變，如何理順藝術為人民、為社會的關係是需要深入探討的。「從規劃、發展來看，畫院作為國家倡導、資助的專業機構，轉變發展理念、緊跟新時代步伐，貼近人民、引領學術發展、弘揚主旋律、傳遞正能量、推動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等，應該成為畫院在新時代修正的切入點。」巫衛東說，運用得好，「組合拳」總是比單打獨鬥更能發揮效用。但變也不是絕對的，創作、研究、展覽、培訓、收藏的基本職能不能變。

巫衛東以蘭州畫院畫家的角度來說，他認為這種修正關鍵是體現在自身價值作用的發揮。就是要加強自身建設，克服編制少、硬件薄弱的現狀，抓好「一帶一路」和西部大發展時期的機遇，辦出自己的特色，培養一批好的畫家，推出一批好的作品，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



巫衛東《蘭州民居》
受訪者供圖



巫衛東《梨園春曉》
受訪者供圖